七日談（澳門篇）

「澳門學」的理論價值

吳志良

區域研究或國別史研究，目前是學術界一個熱門話題。在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進程中，區域研究如何超越個案描述，走向普遍性理論建構，是一個具有全局意義的命題。

澳門這座南海之濱的微小城市，作為中外經貿文化交流的前沿陣地，因其獨特的歷史軌跡與制度實踐，正為回答這一命題提供一個不可多得的「微型實驗室」。四十年前開始倡導的澳門學，作為一門根植於澳門歷史脈絡、文化形態與制度實踐的綜合性學科，其理論價值已不僅在於為澳門研究提供學術框架，更在於它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知識生產方法論革新，可以貢獻獨特的資源與深刻的啟示。

澳門學的理論價值，首先體現在其對跨文化對話知識範式的深耕與重構。四百餘年來，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門戶，形成了一種以粵閩港澳基層社會為基礎、以中西民俗信仰並存為表徵的複合結構。這種結構既非簡單的文化疊加，也非西方中心主義敘事中的「邊緣地帶」，而是一種深度的「共存共生」。在全球文明衝突論調仍時有回響的當下，澳門學提煉出的這一解釋框架，為全球跨文化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替代性敘事。它證明，不同文明在漫長的歷史相遇中，不僅可以實現和平共處，更能通過深度的社會融合，創造出新的文化形態。這種從澳門歷史經驗中生長出的理論範式，對於我們理解人類共同價值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根基、推動當代文明互鑒，具有超越區域研究本身的普遍性學術價值。

其次，澳門學的理論自主性，源於其對「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理論化能力。作為「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先行示範區，澳門在回歸祖國後實現了經濟跨越式發展與多元社會和諧共治的奇跡。澳門學並未停留在對現象的簡單描述，而是立足於本土治理經驗，系統梳理了中西法律融合、社團社會運作、多元族群整合等一系列獨特機制。它將一個小型開放經濟體在國家主權框架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實踐，提煉為具有學理深度的知識體系。這種從具體實踐中生長出的「中國方案」，不僅為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理論、發展區域治理學說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學術支撐，更重要的是，它向世界展示了「一國兩制」不僅是一個成功的政治安排，更是一個可以被理論化、可以貢獻於普遍政治學說的獨特知識領域。正如習近平主席在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慶祝澳門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大會上所指出，「一國兩制」所蘊含的價值理念，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換言之，「一國兩制」是具有全球普遍意義的新知。

再者，澳門學為構建「以中釋西」的話語創新平台，形成了極富啟發性的範例。長期以來，關於中西關係的研究，尤其是早期全球化史、世界文明交流互鑒史、翻譯史與科技交流史，多受制於西方理論的話語主導，中國經驗常常淪為被動的「被解釋對象」。澳門學憑藉其深厚的嶺南文化底蘊與完整、系統的中葡文獻檔案，具備從中國視角重構這些歷史進程的巨大潛力。通過發掘澳門在中國近代思想啟蒙、制度轉型中的節點作用，澳門學能夠將中國經驗從「被解釋」轉變為「主動解釋」的主體。它使我們有可能基於自身的歷史文獻和主體立場，重新審視和書寫中西交流的歷史，特別是其中的誤讀誤解以及中學西傳和西學東漸之間的失衡，提出具有原創性的標識性概念，從而助力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打破西方學術的話語鎖定，真正建立起「以中釋西、中西匯通」的學術自信與理論框架。

構建自主知識體系，其核心要義在於形成能夠解釋自身發展邏輯、同時具有普遍解釋力的理論。澳門學的理論價值，恰恰在於它身處中華文明的深厚土壤，又歷經與西方文明的長期深度互動，使其既保有文化的根脈，又具備跨文化的視野。它所提煉出的「共存共生」的跨文化範式、對「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理論昇華，以及重構中西關係敘事的巨大潛力，共同構成了其作為不同文明交流互鑒「微型實驗室」和「轉換器」的獨特價值。在這裏，我們得以觀察一個微縮的文明互動模型，檢驗一種獨特的制度實踐，探索一套全新的歷史敘事方法。

當前，推動澳門學從區域研究走向普遍性理論建構，既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澳門在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擔當其獨特使命的應有之義。澳門學的理論探索，不僅服務於澳門的長遠發展，更將以其獨特的知識貢獻，匯入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創新的洪流，為世界理解中國、為人類貢獻中國智慧，提供一把寶貴的學術鑰匙。

構建澳門學，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學術共識的凝聚、研究方法的科學、知識增量的提質、人才隊伍的建設和成果轉化的暢通。這是一條漫長的路，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們必須堅定地走下去，讓澳門學在正確、規範的軌道上成長。唯有在一個規範的學術框架上不斷探索，澳門學才能早日形成自主的學術體系，才能保障澳門自主知識體系的可持續發展。而這一天的到來，不僅是澳門學術界的幸事，更是澳門這座「文明實驗室」和「轉換器」對中華學術、對世界文明的獨特貢獻。

澳門學就像那杯「慢煮的茶」，需要時間的沉澱，需要耐心的烹製，才能品味出其獨特的醇厚與清香。而這份醇厚與清香，正是澳門獻給中國學術、獻給世界的一份獨特禮物。



◀澳門大三巴牌坊及其周邊建築。 資料圖片

自由談

街角的溫柔

葉炎

周末的廬州，秋雨蒙蒙，寒風蕭蕭。

撐傘穿過三孝口，拐進四古巷，喧囂忽然就被擋在了巷口外。這是一條夾在長江飯店與城隍廟之間的老巷，不過百來米長、三四米寬，青磚灰瓦的牌樓下，濕漉漉的石板泛着微光。巷中段的文化牆上，掛着楊振寧先生十個月大時與父母的合影，牆上一句「先生以四古巷為根，四古巷也因他而自豪」，讓這條兩百多年的老巷多出幾分沉靜的底氣。

就在楊振寧舊居南側的「左拉主義」的店門口，一塊手寫的立牌拽住了我的腳步：「致所有路過的外賣小哥，辛苦了！」橙紅色的大字醒目又熱烈，像一句脫口而出的問候。緊接着是樸實的邀請：「歡迎進來歇腳、加水！」沒有華麗的辭藻，只有接地氣的溫暖。再往下，「我們為您提供免費飲用水」「隨時歡迎您進店休息」，把這份善意一筆一畫落到了實處。

雨絲斜飄，牌面上的字卻被塑料薄膜細心護着，乾乾爽爽。

我忍不住多站了一會兒。店內是淡淡的麵包香和慢悠悠的爵士樂。店外，一個黃色身影正低頭看手機，大概又在掐着下一單的倒計時。無數個這樣的日夜，無數個外賣小哥風雨無阻，穿梭在大街小巷，趕時間、追訂單，頭盔下的臉被雨水淋透，又被汗水捂熱。他們是這座城市最熟悉的過客，卻常常沒有一盞燈是為他們留的。

而這裏，有一扇門為他們敞開，有一杯水為他們備好。也許只是幾分鐘：摘下頭盔，搓搓凍僵的手指，喝一口溫水，再重新扎進風雨裏。店家不問姓名，也不求道謝，彷彿這原本就是這樣：你來，門就開着，應該的。

暖心的舉動總是令人淚目，讓人感動。在這個快節奏的城市裏，還有人記得那些街頭巷尾的騎手，為他們留一盞燈、一杯水、一把椅子、一方能喘口氣的角落。

城市的溫度，從來不是寬敞的馬路、宏偉的大廈、亮眼的燈飾，而是這般藏在小巷深處細微的體貼，一筆手寫的字，一杯不必言謝的水，一次被認真安撫的疲憊。

願每一趟奔波都被看見，每一份勞作都被尊重，每一句「辛苦了」都能換來他們片刻的安心歇腳。

雨還在滴滴嗒嗒地下，巷子盡頭有人騎車遠去，橙黃的反光條在灰蒙蒙的街角一閃一閃，像一團團不滅的暖光。

人與事

故里情懷總是詩

——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六十周年

劉建芳 紀念中學應聘高中語文教師。

我第一次來到偉人故里中山，是在一九九二年的七月，我來中山找工作，經人介紹，我去中山紀念中學應聘高中語文教師。

中山紀念中學位於那時還叫翠亨村鎮鎮中心位置的一個半山坡上，在快要到達學校時，我在路邊看見了一個寫着「翠亨村」三個字的石門牌坊，車子又往前開了幾十米，在轉入紀念中學林蔭小道的路旁，有一面藍瓦白牆的照壁，鐫刻着孫中山先生的手跡「天下為公」四個大字，在七月燦爛陽光的照射下，藍色的字體，白色的牆面，引人注目，十分耀眼。進了照壁，裏面就是孫中山故居。由於時間關係，我沒有進去裏面瞻仰故居，那次只能說是與故居擦肩而過，但從此我知道了孫中山故居。

也因為工作調動原因，我沒有在紀念中學當上語文教師，但還是在中山的一所理工學校找到了工作。第二年的暑假，我受邀帶學校文學社學生前往紀念中學，開展中山市學校文學社團夏令營活動，有一項內容就是參觀孫中山故居，我終於見到了我心儀已久的故居。

再次見到了「天下為公」四個字，我的心情就如熱烈的夏天一樣火熱、激動。沿着林蔭小徑緩步前行，舉目所見，草木蔥蘢，綠意盎然。進入一個簡樸的小院，在一株蒼勁挺拔的酸子樹下，一座赭紅色的兩層小樓靜靜佇立，這就是孫中山先生親手設計建造的故居主樓，既有西式建築的通透雅緻，又有嶺南民居的溫潤古樸，歷經百年風雨依舊輪廓清晰。此時，遊人很多，人頭攢動，但大家都安靜沉默，眼睛裏發出熱烈而探尋的目光，眼神裏充滿了熱忱與崇敬，我激動的心情也因為這座沉澱百年歲月的靜謐院落而歸於平和。

活動結束，我的心情久久激盪，詩情噴湧，寫下了我參觀孫中山故居的第一首詩《翠亨村》：「中山最安靜的地方，是翠亨村／南國遊人最多的地方，是翠亨村／……千雙萬雙眼睛在這裏探尋，瞳仁裏閃着熱烈而平和的光／黃皮膚白皮膚黑皮膚，瞻仰的人遊玩的人懷鄉的人／在這裏無一例外安分寧靜，賓至如歸……」

我定居中山後，工作也有了變動，去故居的次數就越來越多了，除了工作關係經常去，親朋好友來了中山，我最想帶他們去的地方，也一定是故居。對故居的敬仰和熱愛，日日愈加深厚，化作歲歲奔赴的執念。

二〇〇九年國慶節前夕，我的詩集《流淌的岐江》出版，作品從中山的母親河岐江開篇，對中山的二十四個鎮街進行了勾勒和抒寫，全方位對中山所有鎮街進行了一次心靈的遊歷。這是對偉人故里中山的一次詩情的巡禮，也是寄情中山、致敬孫中山先生的真情流露。我在序詩《十月，中國，中山》中表達：「中國，中山／這一字之差的方塊字／不只是大與小，長與短的關係／這是骨肉相連生死與共的相存相依／就如水與魚／就如森林與樹木／就如母親與兒女／就如偉大的祖國與她的每一寸土地／就如十三億與十三億分之一」。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五十周年之際，孫中山故里旅遊區成功獲評國家5A級旅遊景區，這是中山首個5A景區，也是廣東省首個以紅色人文為內核的文化5A勝地。故居內，古樹依舊亭亭而立，青磚瓦舍煥然一新，偉人故里以更加開放舒展的姿態擁抱八方來客。把偉人故里建設得更加美麗，是每一個中山人對孫中山先生家國夙願最深切的回應，是擦亮中山紅色人文名片的必然擔當。偉人故里日新月異的嶄新風貌，令我倍感振奮、心生自豪，滿腔情懷付諸筆墨，我欣然創作了歌詞《美麗中山，不見不散》並製作歌曲MV，在中山的多次公益活動中演唱，在多家媒體平台發布：「偉人故里風光無限，／這一方水土讓人愛戀，／翠亨村秀美，伶仃洋浩瀚，／大灣區畔相望碧水藍天。……美麗中山，不見不散，／我用盛世與你相約，／我用驚艷等你出現，充滿愛的城市夢縈魂牽。」同時還創作了《美麗中山我的家》《我家就在水中央》《我已找到心安放的地方》《虹起伶仃洋》《大灣區，誰都忙》等一批歌唱中山、展示中山城市形象的作品。

隨着大灣區時代的到來，偉人故里中山順勢融入世界級城市群的壯闊浪潮，在嶄新的時代畫卷裏奔赴新程、續寫新章。昔日我筆墨之下對中山二十四鎮街的深情描摹與心靈巡禮，如今都化作這座故里城市迭代蝶變的生動實景。中山各鎮街獨有的煙火氣韻與人文氣質，不只是留存於紙頁詩文之間的詩情，而是乘着灣區發展的東風蓬勃生長、綻放光彩。今天的偉人故里中山，以山河為卷、以歲月為筆，守護故里根脈，賡續偉人精神，讓孫中山先生振興中華的殷殷夙願，在大灣區的時代春風中生生不息、落地生花，讓這座兼具詩意底蘊與時代朝氣的灣區之城，歲歲向榮、久久生輝。

故里情懷，不只是回望的詩，更是奔赴的遠方。



◀遊客參觀孫中山故居。 資料圖片

如是我見

我的第三空間

尹畫

星巴克近來出台「非消費不可入座」的規定，將「第三空間」的概念推至輿論熱點。所謂第三空間，指家與工作場所之外的空間，通俗來說就是咖啡館、圖書館、公園這類場所，是可以安放心靈、短暫休憩的地方。我是個喜歡獨處的人，第三空間在我的生活裏佔據重要位置，既是我的情緒調節站，也是心靈避難所。

我平時不喝咖啡，但偶爾也會去咖啡館小坐。有一回帶家裏的寵物貓去體檢，需要等候兩小時，看見斜對面有家咖啡店，網友說這裏很像《花束般的戀愛》裏的喫茶店，我便進去坐了坐。木質裝修、紅絲絨卡座、藝術畫、蒂凡尼吊燈，處處都合我的心意。

我點了招牌套餐：咖啡搭配「冰與火」甜品，喜歡那種冷熱交織帶來的強烈衝擊。又從繪本架上取了本《盧利尤伯伯》，講一個小女孩找到修書匠人，幫她修補破損的植物圖鑒。盧利尤源自法語Re-lieur，指專門修補舊書、做精裝裝幀的手藝人，修復一本書要經過六十多道手工工序。在AI時代，這樣的手工技藝更顯珍貴。咖啡與《盧利尤伯伯》，讓等待貓咪體檢的兩小時變得充實有味。

街道圖書館藏有不少書籍和報刊雜誌，偶爾我會逛過去小坐片刻。最近幾次去，我重新愛上《大眾電影》。小時候我很愛讀這本雜誌，當年它是內地當之無愧的時尚風向標。網絡普及後，它走向沒落，我也不大看了。如今的《大眾電影》印刷更精美，厚度也厚了一倍，可讀性卻遠不及從前。那我為什麼還願意看呢？一半因為情懷，一半因為輕鬆。信手翻翻，撿幾個有興趣的片段看看，也還是有所收穫。

有天，我在《大眾電影》上學到一個電影術語：音畫對位。電影中的音畫對位，講究音畫之間相互獨立，只存在聯想或隱喻層面上的關係。比如《禁閉島》裏「不存在的水杯」，女病人手裏沒有水杯，喝水和放下杯子的聲音卻出現在音軌中，音畫兩者中究竟哪一方在訴說真相？再如《一一》裏的「影遠聲近」，舊情侶在東京寺廟踱步，鏡頭是大全景，人物離觀眾甚遠，講話聲卻猶在耳邊，這種音畫距離的差異讓觀眾產生某種窺探感。這些細節，倘若沒人點撥講解，普通觀眾很難察覺。

老公是個忙人，經常出差，有時周末也在外。他不在家的周六，我一般這樣度過：早起散步，帶上一本書，去餐廳吃一份brunch。有一次去夏朵，在點評網上買了「里歐的早餐」，選了煙熏三文魚、烤雞腸、歐姆蛋，味道都不錯。那次帶的書是波蘭駐華大使館文化處贈送的《非比尋常：回憶辛波斯卡》。我曾經寫過一篇關於辛波斯卡的千字文，被文化處看到了，因而獲贈此書，算是一份意外之喜。

菜單標註十點前紅茶可以免費續杯，早點到就能多坐一會兒，續上兩杯紅茶，安靜讀書，消磨時光。在第三空間讀書，效率遠高於家裏，畢竟家有嬌貓，時不時來打擾我。吃完在附近馬路上散散步，散消食，理理思緒，是回電的極好方式。

我也喜歡去社區公園散步，邊走邊觀察植物，遇到不認識的，就拍圖識別，查詢名字。這些散落在城市各處的第三空間，安放着我的獨處時光，讓我在忙碌與喧囂之外，保有一份屬於自己的從容。